

芬芳
一叶圆梦
□徐新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有25年了,每每看到党旗、党徽,参加各种党史学习活动,我自然而然会想起当年入党历程。

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我是某乡中心小学的数学老师,二十刚出头,精力充沛,因为是快乐的单身汉的缘故,我把所有的热情全部地投入到教学工作。教学之余,我也不断给自己充电,主动研究小学数学教材教法,平时也经常向老教师讨教,所任教班级的数学教学质量名列年级前茅。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图书室看书,进去一看,发现只有校长在,我主动打了招呼。我正准备去取书,校长让我过去。他认真地问我:“小徐,来学校三年了吧?”我疑惑地点了点头。

“你的工作表现不错,教学实绩也比较冒尖,想过要入党吗?”校长问道。

我挠了挠头说:“入党是很神圣的事,我感到我离党员的标准还很远,觉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还没敢想。”

校长看了我一眼,语重心长地说:“入党意味着责任与使命,意味着拼搏与奋斗。入党不是为了图名利,为的是任劳任怨,踏踏实实,抛弃个人私利。如果将来你成为党员,那就更要以党的事业为重,勇当先锋、勤作表率,充分发挥好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我频频点头。

晚上,我回到家向隔壁的老党员借了本党章,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那个周末,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

校长拿着我的入党申请书严肃地说:“你交来了入党申请书,从现在起必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更加认真工作、团结同事、虚心向老教师学习,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条件成熟了,党组织会批准你入党的,你时刻准备党组织对你的考验。”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说:“在战争时期,党员都会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现在我一定也能做到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

递交入党申请书后,我在工作上更加严于律己,不仅努力教好所任班级的学生,还慷慨地把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分享;遇到教研活动积极参与其间,协助做好策划组织工作;遇到学校因为某项中心工作安排加班时,我也是义无反顾报名参加;领导交办的临时任务,我也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好。同时,我坚持每两个月向党组织交上自己的思想汇报,不仅汇报学习、工作情况,还汇报自己的思想动态,让组织上及时了解,便于对我教育指导。一年后,我被调到离开中心小学十几公里远的条件比较艰苦的村办小学做了校长,但是我依然坚持按时向党组织做好思想汇报。

四年后的9月,在我25岁那年,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我是党支部中最年轻的党员。

多年后,我所在单位开展援疆干部选拔时,我再次主动请缨,飞往了祖国的西北边陲。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眼前再次浮现出了入党宣誓时的场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右手拳头不由自主地又一次握紧了。



瀚海落日

周杰祥

父亲的“无情”

□朱霁云

我小时候的家,租住在如皋北门外的普济小学隔壁,父亲就在普济小学当校长。按照“就近入学”常理,我理所当然应该在一墙之隔的普济小学上学。可是到了我5岁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却把我送到了离家三里多路的安定小学。

我的幼儿园两年,小学6年,整整8年,每天来回4趟,都是一双小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安定小学数百个学生里,我是离校最远的唯一,而不是之一。从家到学校,中间隔着通扬运河,河上有座木头大桥,每遇落雨下雪,我扶着桥栏,一脚挨着一脚走过。大桥重修时,旁边临时搭了一座浮桥,每逢大雨雪,我都是爬着过桥。尽管这么远,我却总是班上第一个到校,还常常在校门口,等着校工开校门。有一次,我头疼发热,硬撑着去学校,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饥肠辘辘,头重脚轻,迷迷糊糊瘫倒在墙角,被普济小学一位学生家长发现,驮着送回了家。我曾问:“爸,我同学的家都靠近学校,为什么不让我上隔壁学校,要把我送这么远?”父亲答:“因为我在隔壁学校当校长。”

平时,父亲在墙那边上班,周六晚上回到墙这边的家。他还为母亲和我们立了一个规矩:周一到周六不可踏入学校,只有星期天才能到学校转转、玩玩。学校有电灯,可是我每天却在家里的煤油灯下做作业,有时在家门外的路灯下看书。我没有用过父亲学校的一张纸,我的草稿纸是家里订的报纸剪裁下来的边角纸。家里有块小黑板,我所用的粉笔,是父亲偶尔带回来的用剩的粉笔头儿。

一墙之隔的学校和父亲,对我们来说总是新鲜的,甚至有点陌生。

依稀记得上一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我伏在父亲办公桌上,好奇地看玻璃台板下压的各种图表表,看到了一张崭新的2分钱的票子,我特喜欢那上面的飞机。我用力掀起台板,拿出了那张票子,看看玩玩,顺手放进了口袋。

不久,父亲回来,雷霆万钧,一连三声雷:“为什么拿那钱?”“为什么我不在的时候拿?”“为什么拿了不告诉我?”母亲在一旁打圆场:“2分钱,拿了要要的,不要吓了儿子!”结果,母亲也被“熊”了一顿。我认了错还不行,父亲还要我写一个东西(后来才知道那叫“检查”),我说有的字我不会写,可能父亲想想,我才一年

级,不会写不是说谎的,他就写好了,念给我听,然后让我照着写,最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念给他听,大意是,背着人拿东西是不对的,是可耻的,是坏小孩,保证以后再也不做这种坏事。父亲唯一手把手教我写的字,就是这份叫“检查”的东西!

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如皋中学,初一初二在城郊的分部,少说四五里路,因为有了小学走路的“功底”,倒比其他城里同学跑得轻松。那时候,学校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评给“助学金”,我家五口人,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学校评我三等助学金。第一个月拿到1.2元,我就到新华书店买了课外书。后来,分管分部的如副校长王修恺把我喊到办公室,告诉我,他和我父亲是老同事、老朋友,父亲找了他,说如中农村困难学生多,我家不要助学金了。之后好多天我没有理父亲。

父亲在几所小学任过校长,后任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再到如皋中学校任副教导主任,单位都有宿舍,常年以单位为家。父亲除了周末、过年回来,对我们的家、对我们兄弟仨,过问很少。直至“文革”下放加力公社前,他没进过厨房,不知道米多少钱一斤。两个弟弟都是我辅导做作业,带着去上学。我十岁时,三弟出生了,正值父亲带队到南凌、柴湾公社视导,几周不回来,是我到派出所报的户口;妈妈婆婆不在时,三弟的尿布是我拎到东边的河里去洗,冬天,浸在河水的十岁的小手,冻得发麻,红得像西红柿。

我曾经想,为人之父,父亲是否太过“无情”了?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我五六岁时,肚子疼痛不已,父亲半夜抱着我一口气从北门城外跑到城里的县人民医院,颠掉了眼镜而不顾。

我忘不了,我初二时考试,数学卷子漏了反面没做,各门功课第一次考试得了90以下,为此,情绪十分低落。父亲一连三天骑车送我到学校,一路鼓励我“跌倒了爬起来”。

现在,坐在父亲遗像前,我慢慢读懂了我的父亲——以他近乎迂腐、似乎无情的言行举止,杜绝了儿子们对他的幻想和企求,塑造着儿子们坚毅的人格和面对困难的勇气。父亲有如一个独特的园艺师,从不希望把我们剪扎成众人注目、精致无比的盆景,只是希望我们成为经得起风雨的树木。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悟出了:情至深处似无情。

诗语词话江南好

□司辛轩

一枕诗信札,樱藻催春夏。拉长历史星河的纵深,徜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江南向度,帘幕殊颜,眸眸潋滟,美得无可挑剔。古今多少文人墨客心乡往之,跨越山重水复,流连烟雨楼台,仅为蘸染几分情味。

江南一尺,岂止千诗万词!我偏爱“春到江南花自开”,囊尽况味清欢的惊天之悟,彻底的通透。放眼江南,诸般皆是好风景,四序回环无纤尘。姑且不论“人间天堂”苏杭,单就射雉而名的江海小城,满是“更恨如皋一箭迟”的忧恼。玉带河深嵌水绘园,洗钵池连着碧宛湖,恰若翡翠天成,情起一瞥、相许成说。由此体味,“最恨才情嫌梦短,难话春山冠九天”,也算得贴切。街衢巷陌、烟柳画桥,轩榭连台、绿颤蓝妆,那得此景尘环绕!加之玉米糁粥、草炉烧饼、老窖馒头、陈年黄酒,兼有萝卜皮“赛雪梨”、菽乳干“只此一家”,当称一众绝色!可知小渚溪畔,亭阁深映霏烟过,迟迟吾行醉蜀客,

直言“我的乡愁远在渝东,却匆匆赶来与她相守到老”。

咫尺江南,邂逅繁华金陵。龙盘虎踞之地,三山二水、六朝记忆,十里秦淮、天下文枢,真真的“江南第一州”。俯瞰紫金之巅,凭栏王谢堂前,一概诗心词意甚笃。夫子庙“徐行画舫灯影浪”,古林寺“采衣绣面斗春红”,梅花山“岚色烟光唤谪仙”,老门东“粉墙黛瓦长相共”,燕子矶“江湍石壁翻作浪”,又及“花映波开莫愁湖”“来燕桥畔曲巷斜”……三分金陵美,已堪江南最,闲愁半惹未许归。眷然其姝,陈情漫潭,也才悟得“帘波向晚吹皱眉”“属意耕深任语迟”。春暮夏好,秋待冬来,当下“山川过雨晓光浮”“粉妆俏弄蔷薇香”,信手间“满城梧桐催枫红”“催梅冷雨知冬寒”。沙漏度年华,顾盼解语花,惟以“只此青丝待鬓霜,灯影不负活轩窗”。

踏尽烟水路,“何似浣纱溪畔住”,自在忘忧处。“两岸人家接画檐”,帧帧迟见,死生契阔眷江南。



麦饭

□袁永辉

在我们“60后”童年的记忆中,初夏是农民最忙碌的时节,形似半岛的江海大地上,湿热的空气使人倍感困顿,肥沃的沙洲上,金色的麦浪随风波动,布谷鸟的叫声在空中回荡,由远而近,又由近及远,仿佛在下达开镰收割的动员令。

存粮几近告罄的庄稼人,早已按捺不住丰收的喜悦,大片大片的麦禾在大娘婶婶们银光闪闪的镰刀下砍倒,大爷小叔们的小扁担一软一软挑着麦禾,腰肢一晃一扭地迈开大步,一路号子一身担当,挑进灯光灿烂的打谷场时,只见场上的脱粒机不知疲倦地飞转,机器旁有人把麦子和麦禾分开,一边是高高一垛麦禾……

当麦粒装进袋子要去机房粉碎时,我小心翼翼地推出自行车,那是一辆我父亲用半年的工资买的,平时用布罩住,舍不得我骑。我把麦袋放上车时,我娘反复叮嘱小心碰坏。

在粉碎机的工作下,浅浅的枣色和白色相间的麦粞就呈现在眼前。

回家后,大铁锅内开水沸腾了,麦粞就搅拌下锅,一直到锅内的麦粞嘟嘟冒泡,嘶嘶冒烟,灶膛内不再填柴,用余火保温。麦粞在高温中吸干水分后,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劳累了一天的家人围坐在餐桌上,就着酸菜和一大盆酸甜的醋冷水吃饭,这醋冷水由冷开水、醋、糖精组成,如果田里有黄瓜,就切成片子放在汤里。麦饭干香,口感很差,那一个颗粒搁着牙龈,钻进牙缝,在咽喉部分下滑时,感觉干涩。两行眼泪就自然地流下了,那眼泪不仅仅是噎出来的,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排斥。

哭归哭,吃归吃,那是饥饿对娇贵的绝妙讽刺。麦饭难咽,并没有影响沙地人生长发育,一开始只吃半碗麦饭的我,进食量与时俱增。

贩米的小船悠悠地从市场经济的激流中驶来,我们碗里的麦饭中掺和进了大米,米和麦粞的比例逐步发生了变化。

我们的菜肴,不再清汤寡水,如果我愿意,可以把每一顿都搞得有模有样,而且也用不了多少钱,这笔开销是我总收入的小小一部分。

终于,麦粞从沙地人的主食变成了养生的需要;半年收入买一辆自行车,变成了半年收入可以买一辆绿色环保的电动汽车……

灯下
漫笔

梦想起航 朱晋